

世界文学名著原版库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原版库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著

(上)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王楠译.

-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10

(世界文学名著原版库)

ISBN 7-81074-253-1

I. 巴… II. ①雨…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747 号

世界文学名著原版库

陈 刚 主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 010021)

责任编辑:王春华

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32.22 字数:8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1074-253-1/I·23

定价:598.00 元(全 18 部)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卷	(1)
一、司法宫大厅	(1)
二、皮埃尔·甘古瓦	(16)
三、波旁主教大人	(25)
四、雅克·科勃诺尔老板	(32)
五、卡西莫多	(41)
六、艾丝美拉达	(48)
第二卷	(52)
一、从沙西德到锡拉	(52)
二、河滩广场	(54)
三、以德报怨	(56)
四、黑夜跟踪的种种麻烦事	(66)
五、麻烦接踵而来	(71)
六、摔罐成亲	(73)
七、新婚之夜	(92)
第三卷	(103)
一、巴黎圣母院	(103)
二、巴黎俯瞰	(112)
第四卷	(135)
一、善良的人们	(135)
二、克洛德·孚罗洛神父	(139)
三、圣母院的敲钟人	(144)



四、狗和主人	(151)
五、克洛德·孚罗洛 (续)	(152)
六、不得民心	(158)
第五卷	(160)
一、圣马尔丹修道院的负责人	(160)
二、“这一个将把那一个消灭”	(171)
第六卷	(189)
一、对古代司法的公正而客观的评述	(189)
二、老鼠洞	(200)
三、关于玉米饼	(204)
四、一滴水，由一滴眼泪回报	(226)
五、关于玉米饼故事的结局	(235)
第七卷	(237)
一、对山羊倾述秘密的危险	(237)
二、有着明显区别的神父和哲学家	(253)
三、圣母院的钟	(262)
四、宿命	(264)
五、两个身穿黑衣的人	(279)
六、公开诅咒别人的结果	(285)
七、妖僧	(289)
八、临河窗子的特别用途	(297)
第八卷	(306)
一、枯叶代替了银币	(306)
二、枯叶代替了银币 (续)	(315)
三、枯叶代替了银币 (续完)	(321)
四、把一切希望都抛弃	(324)
五、妈妈	(338)
六、三人各有所思	(343)



第九卷	(361)
一、疯狂的昏热	(361)
二、驼子、独眼、瘸子	(372)
三、聋子	(376)
四、陶罐和水晶瓶	(379)
五、红门的钥匙	(389)
六、红门的钥匙(续)	(391)
第十卷	(395)
一、在倍尔那丹街上甘古瓦妙计不断	(395)
二、当你的乞丐去吧	(406)
三、欢乐万岁	(408)
四、好心肠帮倒忙	(416)
五、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祈祷室	(434)
六、提着小刀闲游	(464)
七、沙多倍尔救援	(465)
第十一卷	(467)
一、红色的小鞋	(467)
二、美丽的白衣姑娘	(499)
三、弗比斯的婚事	(506)
四、卡西莫多的婚事	(507)



第一卷

一、司法宫大厅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前的今天，巴黎的市民被旧城区、大学区和市民居住区（新城区）三重城垣里教堂中轰鸣的钟声惊醒了。

在历史上，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实在无法引起人们的任何记忆。那件事情，虽然一大早就让巴黎居民及教堂的钟声喧闹不止，但是实在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庇卡底人和勃艮第人并没有来进攻，也并非要进行抬圣骨盒的仪式，拉斯葡萄园的学生并没有起来暴动，“尊贵无比的国王陛下”也并非要进行入城仪式，那些男男女女的盗窃犯并没有要被巴黎的司法官判以漂亮的绞刑，而那些戴着十五世纪流行一时的羽毛盛装的使臣们也并非要到来。只不过为了王太子与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联姻，有一支特殊的人马——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就在两天以前来到了巴黎。波旁红衣主教笑容满面地迎接了那帮满身土气的弗朗德勒市政官，并在他的波旁府邸用许多“讽刺剧、寓意剧与笑剧”来热情招待他们，以便能讨好国王。然而，一场瓢泼大雨将其房门口雅致的帘幔浇得不成样子，这使得主教大人异常厌烦。



用让·德·特洛瓦^①的话来说，一月六日这一天，对巴黎全体市民来说是喜气洋洋的一天，因为自古以来，这一天始终是主显节^②与愚人节合二为一的无比隆重的日子。

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不仅将在河滩边的广场上点燃节日篝火，还将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里种上五月树，并在司法宫的礼堂里上演圣迹剧。巴黎总管的差役，穿着漂亮的紫色毛质短棉袄，在胸前佩了个白色大十字，头天就在各十字街口吹起喇叭，大声向巴黎市民宣告总管府的通知。

因而，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在早早关上家门、店铺以后，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各个地方赶向那三个地点。人人都有自己的主意，有的去看篝火，有的去看五月树，而有的则去看圣迹剧。一月是看篝火的最佳时节，这一点是从古遗传至今的共识。而圣迹剧，由于在司法宫上演，四处有遮盖，干燥暖和，所以大部分巴黎市民都涌向篝火和圣迹剧的场所，这是爱看热闹的巴黎市民颇为聪明的一点。至于布拉克小教堂墓地里的那株可怜的五月树，则是纸花稀疏，在一月的严寒中瑟瑟发抖。

两天前来到这儿的弗朗德勒的那些使臣们，要来司法宫观看圣迹剧，并且同时观看挑选丑人王。市民们都知道这一消息，因而赶向司法宫四周大街小巷的人尤其多。

尽管这间大厅在当时被号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礼堂（确实，索瓦尔^③那时还没有测量过蒙塔吉城堡的大厅），想要在那天挤进大厅里却是无比艰难。司法宫广场上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让那些临街的巴黎市民们得以站在窗口大饱眼福。五、六条通向广场的大街，好比五、六个河口，无时无

^① 让·德·特洛瓦：法国编年史家。

^② 主显节：据圣经说，耶稣曾三次向世人显形，天主教称为“三王朝拜节”，至今仍在一月六日举行。

^③ 索瓦尔：法国历史学家。



刻不是人流滚滚，涌入大海。如同海浪拍击海岸上突出的岩石一般，逐渐壮大的人流不停地冲击着广场四周的房屋和无规则的墙角。司法宫是一座壮观巍峨的哥特式建筑，两股人流在其正中央高大的台阶上不断上上下下，从台阶中段开始，被劈成两半，顺着两侧的台阶奔泻而下。如同飞流泻入河海一般，这两股人群组成的流水不断地汇入广场。由叫喊声、笑闹声和无数双脚的践踏声合成的巨大的喧哗声，时而凶猛异常，那人流一波波地从后向前推向台阶，时而缓缓退缩，导致人群中不断引起骚动，形成一层层的漩涡：原来是总管府的弓箭手跑来维持治安，骑警骑着马来维持秩序。这个传统由巴黎总管府传到保安队，又传到骑警队，再传到当今巴黎警察队，真是妙不可言。

成千上万的人头出现在家家户户的大门口、窗户前、窗洞里、屋顶上。善良、平静而诚实的市民们，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喧闹的人群，因为有好多巴黎市民，至今仍只是袖手旁观，看看热闹就能满足的人。如果眼前的高墙后面正在发生什么大事，那么看着高墙本身也是件令人兴味盎然的事。

如果展开想像的翅膀，让我们这些一八三〇年的人们能够回到十五世纪，和这些巴黎人混杂在一起，那么和他们一起挤挤绊绊、拉拉扯扯、磕磕碰碰地挤进那个本来宽敞，而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异常拥挤不堪的大厅，或许是件很有趣味、颇有魅力的事情。我们对某些古老的东西感到新奇，恰恰是因为它的古老，尽管它确实很古老。

读者若能和我们一起夹杂在这群身着罩衫、短袄或是短裙的嘈杂人群中挤入大厅，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若是读者同意，我们不妨来尽情想像一番。

首先，是耳际轰鸣，头晕眼花。在我们头顶上是漆成天蓝色的木雕贴面，饰以金色百合花图案的双排尖拱圆顶；在我们脚下



是黑白两色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开外，是一根巨大无比的柱子，其后又是一根巨柱，一根接着一根。在大厅里，共有七根柱子纵向支撑着双排尖拱在横向正中的落点。柱子周围都放着一些东西：前四根周围是杂货摊，出售闪闪发光的玻璃器具和金属饰品。后三根周围是橡木板凳，早已被诉讼人的短裤及代讼人的长袍所磨平。大厅周围，从法拉蒙^①起的历代法国国王的雕像，沿着高高的外墙，在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排成没有尽头的队伍。其中，有闭目垂臂的懒散国王，也有昂首冲天、双臂高举的好斗君主。尖拱的长窗上镶着五光十色的玻璃，宽敞的出入口安装着华美精致的门扉。所有的这一切，从拱顶、柱子、墙壁、窗框，到护板、雕像，自上至下无一不涂上炫丽的天蓝色和金色。然而，早在当年，这金碧交辉之色已显暗淡，后来到一五四九年，已被灰尘和蜘蛛网所淹没，全然没有当年的风采了，尽管杜布厄尔^②还是按照传统大加赞美。

现在，请各位想像一下，在一月份惨淡阳光的映照下，一股人流涌进这个宽广的长方形大厅，五颜六色、吵吵闹闹，不断地沿着墙壁移动，绕着柱子打转。到这儿为止，想来各位读者已对我们将要更进一步描述其有趣细节的画面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毋庸置疑，如果亨利四世不是被拉瓦亚克所暗杀，那么，司法宫的档案里就不会存有他的档案，他的共犯们也不会由于利害关系而去销毁那些档案，而那些放火犯也不会在想销毁那些档案但无计可施之时，干脆放火焚烧了档案室。要火烧档案室就得火烧司法宫。要不是这样，一六一八年的大火灾也就不会存在了。古老的司法宫，连同它的大厅，也就会依然耸立。这样我就不必细细描述，读者也不必阅读这些描述。我会对读者说：“你们自己去看吧！”这情况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但凡重大事件，往往难

① 法拉蒙：传说中法国的第一位君主，生活在公元五世纪。

② 杜布厄尔：生于一五二九年，一五四九年开始过修道生活。



料其结果。

当然，非常可能的是：首先，拉瓦亚克并没有任何共犯；其次，即使他有，他的共犯们其实与一六一八年的那场大火灾毫无牵连。若是这样，失火的原因便可有两种其他说法，而两者都是言之有理的。其一，如大家所知，那颗一尺宽、一肘高的燃烧着的大星星，恰好于三月七日午夜以后从天上坠落，掉在司法宫屋顶上。其二，见于岱奥菲^① 的这四行诗：

悲惨之极的游戏：
司法女神在巴黎，
吞下太多的贿赂，
自把殿宇来烧掉。

关于司法宫一六一八年的失火事件有以上三种政治的、自然的、诗的说法，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三种说法，不幸的是，司法宫无疑是失火了，这是个事实。由于这次大火灾，更由于连续多次的修缮工作几乎清除了幸免于火的一切残余，所以今天的司法宫早已所剩无几了，法国历代君王这幢最早的住所也就所剩无几了。在美男子菲利浦^② 在位之时，司法宫这位卢浮宫的长兄，就已岁数不小了。人们甚至去那儿寻找国王罗贝尔所兴建的、为艾尔加杜所描述过的宏伟建筑的遗迹。一切都已无影无踪了。圣路易在其中“成就了婚事”的那个机要室怎么样了？他“穿着紫红羽缎上衣、棉毛布的宽马甲和黑呢外套躺在地毯上，同若安魏耶^③ 一起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怎么样了？哪儿是西吉斯蒙皇帝^④ 的寝宫？还有查理四世的？还有“没领地的约翰”^⑤ 的寝宫呢？哪

① 岱奥菲：法国诗人。

② 菲利浦：即菲利浦四世。

③ 若安魏耶：历史学家，圣路易的宠臣。

④ 西吉斯蒙皇帝：日尔曼皇帝，取法国公主为后。

⑤ 没领地的约翰：英国国王，在位期间，对法王菲利浦二世作战失败，丧失英国在法国的大片领地。



儿是查理六世颁布大赦令的那道楼梯呢？马赛尔当着王太子的面杀害罗贝尔和香槟元帅的那块石板又在哪儿呢？伪教皇贝纳迪克特的诏书被撕成粉碎的那道小门又在哪儿呢？那些穿戴可笑的带来诏书的人，又是从哪儿走出去向全巴黎认罪的呢？那曾金碧辉煌的大厅，连同那些尖拱、雕像、柱子，以及那些由于复杂的雕饰而显得支离破碎的巨大拱顶，如今又在哪儿呢？那间金色的房间又在哪儿呢？它的门前曾有一头垂着脑袋，夹着尾巴的石狮，就像所罗门^①座前那些狮子一样，姿态恭顺，以示暴力要服从正义。那些漂亮的门扇和花玻璃窗如今何在？那些曾使比斯哥特认输的鍍花的铁器如今又何在？杜昂席的那些精工木器呢？……时间流逝，岁月交替，这些奇迹受到了怎样的摧残啊！什么东西代替了这一切，代替了这样丰富的高卢历史，这样珍贵的哥特艺术？代替艺术的，只有笨拙的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建筑师——德·布罗斯先生沉重的扁圆拱；至于历史，只有巴推^②之流那关于柱子的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回忆。

其实，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言归正传，且说名不虚传的古老司法宫的名不虚传的大厅。

在那宽广无比的长方形大厅的两头有着不同的摆设：一边是那著名的大理石桌子，其长度、宽度和厚度都无与伦比、闻所未闻，正像早先土地赋税籍上那种令卡冈都亚^③大感兴味的文体所描写的：“此大理石真乃举世无双！”另一边是那座小教堂，里面有路易十一在圣母像前跪着的塑像。他还叫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塑像从大厅的法兰西国王塑像群中搬了出来，移到小教堂，全然不顾那样做会留下两个空壁龛。他觉得，这两位在天堂里绝对赫赫有名的圣王，可为自己增添光彩。小教堂是六年前建

① 所罗门：古代以色列国王。

② 巴推：以诡辩著称的律师。

③ 卡冈都亚：巨人，以食量著称。



造的，非常新，建筑别致，塑像精美，雕刻细腻，一派优雅迷人。这标志着哥特式艺术时代业已结束，现在正朝着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充满幻想和魅力的建筑艺术殿堂迈进。尤其是门楣上那个透亮、精致优美的圆花窗堪称杰作，宛若花边缭绕的星星。

大厅中央有座看台，面门靠壁，上面铺着金线锦缎，台上开了个专用入口，实际上是那间金饰的卧室靠走廊的一个窗口。这个看台是专为邀请弗朗德勒的使臣和其他大人物来看圣迹剧而搭起的。

一大早，那张大理石桌子就布置好了，因为按例来说，圣迹剧一定得在那儿演出。华丽的桌面已被法院书记官们的鞋跟划得伤痕累累了，现在又用木板搭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笼子，最顶上的那层木板充当舞台，笼身用布围起来，到时当更衣室用。至于舞台，整个大厅都能看得见。更衣室和舞台之间，有一个梯子，不太雅观地露在外面，是供演员们演出时爬上爬下的，梯子很陡峭。所有不同的角色、曲折的剧情和惊人的突变，都是事先安排好后才爬梯子上场的。早期的戏剧艺术和舞台布景是何等的天真可爱啊！

无论是行刑还是过节，司法宫大法官的四大卫士，都分别负责把守大理石桌的四个角。

因为要迁就弗朗德勒的使臣们，演出得到司法宫的大钟敲响中午十二点时才开始，虽然这对演戏来说似乎太晚了点。

但是，许多巴黎市民还是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在这些老实巴交，爱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些人天蒙蒙亮就起来了，站在司法宫的大台阶前，冻得瑟瑟发抖。有些人甚至横躺在大厅门口的地上过了一夜，只为了能及早抢入大厅。人渐渐多起来，犹如河水泛滥，开始沿着墙壁上涨，围着七根巨柱膨胀，一直漫到柱顶、横梁和窗台上。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挤挤撞撞，互相蹂踏着，犹如



被关在了笼子里，透不过气来，浑身难受。总之，凡是建筑物和雕刻上突出的部位，都站满了人。人人等得急不可耐且极度疲乏，胳膊肘稍稍碰了一下，钉铁掌的鞋跟稍稍踩了一下，都会引起争吵，加上难得有一天可以为所欲为、胡言乱语，因而在弗朗德勒使臣到达之前，一切都成了发泄的对象：那些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巴黎市总管、波旁红衣大主教、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教堂的差役们，还有那冷和热、那坏天气、那巴黎主教和丑人王、那柱子和塑像、那紧闭着的大门和那打开的窗子。总之，这一切使成群的学生和夹杂在人群中的差役们大为高兴。他们嘲讽、戏谑，使人们更是怒火中烧，咒骂不绝，这种恶作剧的方法更是增添了大家的乖戾情绪。

在人群中，还有一批爱恶作剧的快活分子，打掉了一扇窗户的花玻璃，坐到墙头上去，放心大胆地看看大厅里，再看看广场上，边看边开玩笑。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一点也不觉得厌倦和疲乏，从他们模仿别人的动作中，从他们响亮的笑声中，从他们和大厅两边的伙伴们互相打招呼和嘲讽叫骂的声音中，也看得出来，为了使自己开心，他们想要从现在的状况中折腾出一些闹剧来，从而使他们能够耐心地等待那另一场戏的开演。

“准是你呀，约翰·孚罗洛·德·梅朗狄诺！”人群中有一个头发褐黄、面孔漂亮又狡猾的小伙子，高高地站在一根巨柱的顶上喊道，“你干吗不取名叫磨坊的约翰呢？瞧你那两只脚，像风磨的四个翅膀。你来了有多久了？”

被称作风磨的那一位，是个淘气大王，身材矮小，头发金黄、面庞俊秀，此刻正坐在一个斗拱上。“真是可怜！快有四个钟头啦！但愿能把它算到我下阴间时的净罪时间里就好了。我来这儿时，西西里国王的八个唱诗人正在小教堂里高唱七点钟举行的弥撒曲的第一节呢！”孚罗洛回答道。



“那些人唱得多好啊!”那一位又接口道,“嗓子比他们的尖帽子还要尖!国王在为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之前,应去问问他爱不爱听别人用普旺斯省的口音来唱拉丁文的赞美诗。”

窗户下边人群中有个老妇人尖声叫道:“原来是为了这回事,圣上才雇用那些可恶的唱诗人啊!我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弥撒就得花掉一千个巴黎里弗^①!而且还是从巴黎菜市场上卖海鱼的地方收取来的!”

“住嘴,老婆子!”有个板着脸孔的胖子捂着鼻子站在这个卖鱼妇的旁边,斥责道,“是得举行一场弥撒,你总不希望圣上再生病吧?”

“说得好!吉尔·勒科尼阁下,王室皮货店老板!”一个盘踞在斗拱上的小个子学生喊道。

听到“王室皮货店老板”这个倒霉的称呼,所有的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

“长角的,长角的勒科尼先生!”有的叫道。

“长角长毛的!”又有人这样喊。

柱顶上的那个淘气小子接口道:“哎,怎么了?有什么可笑呢?可敬可佩的好人吉尔·勒科尼先生,可是王室总管约翰·勒科尼的弟弟,凡赛纳森林首席护林官马耶·勒科尼的公子,他们个个都是巴黎的好公民,个个都是新郎官,父子相传啊!”

大家更是大肆戏闹。老胖子皮货商做声不得,极力想摆脱四面八方向他投来的目光,尽管憋得满头大汗,气喘如牛也是没有用。他就像一支夹在木头里的楔子,越努力咬得越深,反而使他那由于羞耻和愤怒而充血的大胖脸在周围人群中更加显眼了。

终于,有一个同他一样五短三粗,道貌岸然的胖子前来解他的围。

① 巴黎里弗:法国古代的货币单位。



“混账!”他叫道,“学生怎可这样对一位市民讲话!想当年,谁要敢这样,肯定免不了受一顿鞭打,然后再被活活烧死!”

学生们都一个个嚷开了。

“哟,是谁在唱这个调调儿呀?是哪个丧门星呀?”

“哦,那人我认识,”一个学生说道,“是安德里·米斯尼哀老板。”

“因为他是大学城中惹人讨厌的书店四大老板之一。”另一个学生接口说。

“在他的铺子里,什么都是用四来计算的,”第三个学生嚷嚷道,“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监,四个选举人,四个书店老板。”

约翰·孚洛罗接口说:“那好,就让他尝尝那见鬼的‘四’的厉害吧!”

“我们要烧毁你的书,米斯尼哀!”

“我们要痛打你店里的伙计,米斯尼哀!”

“我们要伤你老婆的心,米斯尼哀!”

“那位胖乎乎的善良的乌达德太太啊!”

“你要是不在了,她会依然又亮丽又快乐的!”

“你们统统都去见魔鬼吧!”安德里·米斯尼哀老板不满地嘀咕道。

“闭嘴,大老板!”仍悬吊在柱顶雕饰上的约翰·孚洛罗说道,“要不我就从这儿掉下来,小心你的脑袋!”

好像要估量柱子的高度和那促狭鬼的体重似的,安德里老板抬头望了一望,并默默地算了算那体重与下跌速度平方的乘积,就乖乖地住了口。

约翰大获全胜,异常得意地继续说:

“虽然我是副主教的弟弟,但我言出必行!”

“我们大学生可真是不错!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竟未得



到任何人对我们特权的尊重！新城区有五月树和篝火，旧城区有圣迹剧、丑人王和弗朗德勒的使臣们，而我们大学城里却什么也没有！”

“可莫贝尔广场倒是挺大的！”呆在窗台上的一个学生接过话头。

“打倒校长、选举人和学监！”约翰高呼道。

“今天晚上，应该用安德里老板的书来点燃加雅空地上的篝火！”另一个说道。

“还有书记们的桌子，也一块烧了！”他边儿上的一个人接口道。

“还有教堂差役们的棍棒！”

“还有各院长老们的痰盂！”

“还有学监们的大肚皮！”

“还有选举人的票箱！”

“打倒呀！”小约翰在一旁大声呼应，“打倒安德里老板、差役们和书记们！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博士们！打倒学监、选举人和校长！”

“天哪，世界末日到啦！”安德里老板捂上耳朵，低声喃喃道。

“说校长，校长到！瞧，他正好刚走进广场！”窗口上的学生中有一人喊道。

大家纷纷扭头向广场望去。

“真是我们那可敬的蒂博校长吗？”磨坊的约翰·孚洛罗问道。他攀附在大厅内部的一根柱子上，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真的是他，”大伙儿答道，“是他本人，我们的校长大人蒂博先生！”

那果真是校长，他和大学城的主要人物排队去欢迎使臣们，此刻恰好从司法宫广场走过。学生们挤到窗口，用嘲讽的掌声来